

書叢本基學國

釋 通 通 史

著 龍 起 浦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國學基
本叢書
史通通釋
一冊

(95330.1)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著者 浦起龍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叙

乾隆十有三年戊辰。三山僉父年七十。客將以其生之日。爲言以壽。僉父謝曰。壽孰如史。壽人以言。孰如壽。言於史。先是己未。代置蘇郡校。坐春風亭。抽架上書。得史通。循覽羸過。旋舍去。乙丑歸老。諸知舊來起居。僉父方手裏亂帙。咸笑以謂書生習氣。老磻故紙猶昔耶。僉父唯唯。則有蔡子敦復。質所校字。西江郭孔延評本。驟對如略識面。已益創通大致云。僉父曰。稽古之途。二經學史。學備矣。六經之名。始見莊列書史。名尤古。見於書論語。自漢止立經博士。而史不置師。向歆七略。不著類。至唐千年。人爲體例。論罕適歸。而史之失。隤。彭城劉子元知幾氏作。奮筆爲書。原原委委。俾涉學家分塋參觀。得所爲通行之宗。改廢之部。館撰山傳之殊制。記今修往之殊時。與夫合分全偏連斷之宜。良穢簡蕪核直夸浮之辨。類若畫井墮。陳繇範。豈非一大快歟。矧夫衡史匹經。比肩馬鄭。而非蟲篆瑯刻之纖纖者歟。顧其書矜體慎名。斥飾崇質。跡創而孤。其設防或徧以苛。甚者僂辭鱗古。以召鬧。臆評興而衷質蔽。莫能直也。郭本其尤已。進問春風亭本曰。是出大梁王損仲。糞除諸評。世稱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密。譌焉何正。脫焉何貫。未見其能別徹也。且劉氏世職史。而文沿齊梁。距今又千年。所進退羣冊。已太半亡闕。所建立標指。又苦駢枝長語。迷瞀主客。此其可以履豨。故智塞事乎。吾嗤夫弋名治古。而宿習之據於中者四焉。剽也。膠也。漫與也。冥

行也。踞亡闕之蹤，導駢枝之竅，而逆之以中據之封畛，以求無蔽。其與幾何？僖父曰：不空已於所入者，不洞彼於所出，亦適乎通者之衢而已。用是疏而匯之一言之安，一事之會，周顧而旁質，豐取而矜擇，迎之以隲開，俟之以懸遇，持之以不止，濡首送日，以勸吾神而忘吾年。會年六十九，丁卯之歲除，脫然不自知其稿之集，明年重自刊補，有以北平新本至者，互正又如千條。盡九月，寫再周，命曰史通通釋，無負彼名云爾。蓋七十叟之生，十月三日也。私喜簡再輟而期再會也，性不飲，至是舉觴焉。起而爲壽，祝曰：老子論交古制作，前乎誰疇？後誰酢？書成生日對深酌，侑我靈龜謝紛若。于胥樂兮，南杼秋浦，起龍二田氏，略事概弁其端。三山僖父者，晚自謂也。歲十月初吉。

序例具之再及期，知友督梓踵至，又再踰期，不自意刻竟成。自戊辰盡壬申，爲歲五通，乙丑事始，凡歷幹枝之次者八，而藁兩脫，後易者又三。旣入木，復條刊者卅有奇。昔李江都注選，至五乃定，今益過是焉。蓋其顛固蹇拙之如此，亦將彌其所謂釋事忘義之憾，而務相與爲之盡也。是役也，王子五福延範，蔡子敦復焯，實共啓之，而網蒐傭鈔，敦復力最勤。未卒事，病亡，每一展焉，不勝曝書見竹之感。嗣是其從子初篁龍孫，許子修來卓然，方子駿公懋福，張子蔭嘉玉穀，朱子葆林庭筠，施子龍文鼎，鄧子濟美凱，劉子體正元典，華子居敬南枝，蔡子體乾煌，新篁麟孫，倪子時行龍鏡，內姪黃子大山巖，族子啓東燁暉，錦文廷炫，洲士思學，遜躬志學，皆治學嗜古，先後起予，而予諸外內羣從與參校者名，亦分見卷端。年運而往，老不厭

事毋足已。毋隱勞。徵同好云。乾隆十有七年陽生之月。山倉又識。

史通原序

長安二年。武后臨朝第十九年至此十六改元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

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卽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舊脫修史皆如故兼修史以領職又屬大

駕還京以留後在東舊脫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祕書少監釋首敘歷官卽卽敘篇所謂三

今之史館卽古之東觀自惟歷事二主從宦一作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

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舊誤其憂不遑啓處釋此總上歷官括合當

史通嘗以載削餘暇商榷一作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釋此六句暗昔漢

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觀因名曰白虎通予旣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

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釋此層明點史通兩引古凡爲廿卷

列之如左合若干言舊注除所闕篇凡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二字注五千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

中宗元是時復辟六年矣仲春之月也

【按】此劉氏自序當冠正目之首諸本錯置後人序例之間非體觀此一序簡明典切卽可徵其史筆

之潔古者經疏文選凡有自序者皆與正書同注王本此篇亦有注愚亦遵用之

大駕還京注詳集終

馬融三人東觀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拜議郎桓帝時忤大將軍梁冀免官得赦還復拜議郎重

在東觀著述

張華再典史官晉書本傳以華爲太子少傅數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佐

白虎通後漢章帝紀建初四年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隋經籍志白

虎通六卷唐藝文志通字下有義字

史通子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作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萬六千五百字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別本序三首

張睿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竣。寄家君黟中。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間取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干寶之于揚雄之楊。邢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是寫謾。可發舊本細爲校定。延循環校閱。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爵里。間以己意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字簡古。議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詡言。亦非誣善矣。西江郭延年序。余旣注文心雕龍畢。因念黃太史有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復欲取史通注之。中牟張林宗年兄。以江右郭氏史通評釋相示。讀之。與余意多不合。乃以向注文心雕龍之例注焉。歷八月訖功。然此二書譌處甚多。嗣從信陽王思延得華亭張玄超本。其文心不能加他本。史通本大善。有數處極快人者。故書之校。視文心爲愈。往見李濟翁資暇錄云。李善注文選。有初注再注以

至五注者。蘇子由注老子。亦自言晚年於舊注多所改定。今余此書。曷敢以爲盡是。聊以備遺忘。爲他日削藁之資耳。河南王惟儉序。

書以通名。如白虎通風俗通之類。義同箋故。漢封司馬遷後爲史通子。史通之稱見焉。劉知幾博論前史。撫掇利病。作史通內外篇。蓋兼取兩義云。馬貴與經籍考。從文史類中摘出論史者爲史評。首列是書。本傳謂知幾幼時受古文尚書。業不進。聽講春秋左氏。則心開。異哉。同一學問之事。而胎性中各有著根處。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來領國史三十年。卒以史學垂名。豈所謂性也有命焉者耶。觀其議論。如老吏斷獄。難更平反。如夷人嗅金。暗識高下。如神醫眼照垣一方。洞見五藏癥結。間有過執己見。以裁量往古。泥定體而少變通。如謂尙書爲例不純。史論淡薄無味之類。然其蒼萃搜擇。鈎鈇排擊。上下數千年。貫穿數萬卷。心細而眼明。舌長而筆辣。雖馬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何況其餘書在文史類中。允與劉彥和之雕龍相匹。徐堅謂史氏宜置座右。信也。綜練淵博。其中瑣詞僻事。非注不顯。注家王損仲本爲善。林居多暇。竊爲刪繁補遺。重梓行世。使當時自比揚雄擬易。以爲必覆瓿者。千餘年後。復紙貴於蘭臺石室間。亦嗜古之士所欣慰也。北平黃叔琳序。

史通通釋舉要

史通開章提出四個字立柱樑曰六家曰二體此四字劉氏創發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來評家認此四字者絕少此四字管全書

六家中二體更是主腦史通首奉左班左班二體初祖也非史者不祖故退公羊穀梁史非斷代成書者不祖故乙司馬

史通所痛斥者後魏後周兩家是劉蕭代興拓跋所忌魏收北產目爲島夷造立詭名義殊索虜其史誕誕者不信黑獺弑主罪浮賀六蘇綽巧蓋文以周官方之美新得無類是其史慙慙者不直不信不直史之賊也

劉氏開發史例後史不能易者十得六七愚於自敍篇略經點出

只緣史論有工訶古人一語便認史通作擗撻苛碎之書又緣山谷以文心雕龍並稱便認史通是絢繪浮華之冊枉屈不少

評者集矢劉氏有故爲疑古諸篇也此是公家見解評者集矢劉氏又有故爲推獎王劭也此乃隨人走趨劉之起疑由莽操師昭不由舜禹伊周王劭由觸諱得惡傳劉獨直之人皆怪之怪之由由惡傳直之

由由觸諱。

史通支離。在載言書志等篇。史通破綻。在品藻人物等篇。出言易。則制法不行。見理粗。則論人雜出。若疑古惑經。是學究之所賊。明者不與較也。

劉氏不喜煩稱。不喜小說。惜史體故執此太堅。往往言過其直。然到煩省雜述內篇盡處。却一齊拉轉。既防褻史。仍防廢書。非偏任者。

劉氏於諸作者輕口揮斥。曰愚曰妄。甚至曰邪說。曰小人。乃真罪過。是渠無素養之證見。亦是渠積素憤之由來。

凡著書必不能無謬誤。他人之誤。由記分生。劉氏之誤。由記分熟。生者不到邊。熟者不覆勘。

史通通一部成一篇。但捻一篇者。於史通無預。通釋釋一篇照一部。未了一部者。於通釋亦無預。

通釋之成。在北平本未行之前。中間徵事。頗多暗合。若在見後增加。必不揜其所自。容有涓埃所及。小益高深。樂與天下共見之。

史通通釋舉例

二科卜別

書不必醇乎醇。書惟其至於至。居巢劉氏之史通是也。注書戒自我作故。注書欲推心置腹。山僧先之通釋是也。凡注之用二辨之。通與不通而已。是書行本相高。獸心蓋寡。每於通處薦以荆榛。而趣乖於不可通處。過如炙轂而疵積。敝也久矣。先生曰。趣乖者。法宜訓正。疵積者。道在刊譌。例總二科。科各有別。列如左方。

訓正者。兼舉其義與辭。而是正之也。義從文生。辭由古出。俗學之弊。大抵二端。憑臆自用者。揣義而不徵辭。弊且流爲束書不觀。是謂蔑古。炫博貪奇者。役辭而不問義。弊又滋乎靈臺日汨。是謂褻天。茲用疏義以會辭。考辭以赴義。則訓之爲也。訓正之科。其別六。

一曰釋。篇者。節之積也。節清而篇乃定焉。歷繙評本。觀乎外篇。條別胸欠。主張神前。後相銜。中邊交灌。茲爲

從事之所。先卽其命名之所。自墨闡標眼。於釋字仿用之。

二曰按。按亦釋也。標仍墨闡。體同跋尾。既釋以辨。之復按以會之。指趣所鍾。歸宿有地矣。況史通之爲書。此段識解。於何置頓。亦惟篇按職此。淹該是知。按之所屬。尤爲駟牡之廣。衛非等隻雞之近局也。又其例比釋加編。釋有從省。按無缺施。惟下帙四五處。有以一按攝三條二條者。

三曰證釋。謂取證古書。用釋今義也。語云。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故凡有徵引。事必事

類。蓋探錄多從節縮。而原文可任。搜核也。他若舊注已得者。

四曰證按。凡前件證釋。多有就證加按者。痛刮不根之病。及漫與之習也。如尙書注有王肅其人也。本係

字形之誤。更有一證。皆屬設辯者。如書志篇之東觀曰。記探撰篇千有二百。加按之處。五百有奇。任舉

陳言部

五曰夾釋。釋非節界。夾入行間。是夾釋也。凡涉晦澀之義。用一兩言達之。或遇疑似之辭。

六曰雜按。雜按文混施於原注。原注者。劉自注也。或刊失其初。須爲揣定。或置非其所。合與推移。且有注

自歷行事。雜說篇蘇代所言見之。相厥攸居。還渠

刊譌者。譌非一端而已。或流傳。或竄易。或原本差池。所致之塗。旣雜。於是有繆出。有倒施。有脫遺。羨衍。所

叢之類。繁興刺眼。而葉落連翩。膠牙而泉流濇咽。文傳侮食。怪曲水序之猶疎。日思誤書。歎小屋人之不

作。夷考諸家。刊得者十一。待刊者十九焉。刊譌之科。其別四。

一曰字之失。是書之失。在字者。蓋亦多矣。烏孤而轉烏孫。文丁而轉文王。處道而轉承祚。涉漢而轉沙漢。

字言學。者虛美相酬。馬遷乘傳。美下傳下。並衍以字。失則美。繆倒脫。美凡有四端。故概曰失也。總二百二

十有奇者。刊之數也。其刊去者。仍注見之。不沒舊本。冀覽之者。辨之也。且

作聰明。改頭面。得罪古人。莫此爲甚。本所深惡。而豈蹈之下三條。皆做此。

二曰句之違。違亦概詞也。句之遠亦四端。凡二十處。而點煩之誤在除。加丹粉問者不與焉。稍舉似之。以

兆府。飛文義而沒語趣者。以句脫言。則有若述南齊之史。結申左之科。缺至一非一片而遺忘。半面者。以

句。其靜始出。持此耗磨。晚節甚。至淡時。稽序。而人。

三曰節之淆。宜節之淆者。內篇少。外篇多。通幅分條之殊。其體故也。其在內篇。六家之總首既截。則總尾亦

史官篇三。正史篇三。惑經篇一。雜說上中下篇十有五。技經肯綮。每至族而難爲。官止神行。唯彼節之

有間。今皆驕然矣。至若點煩摘史。隔鈔而合序。當以方空格界之。又若卷末忤時。一牘而兩端。可以節之

敗例。離之斯皆隨方制宜。非欲矜己立異。

四曰簡之錯。錯篇節字句。並有錯簡。篇之錯。卷九內之敘傳者是。節之錯。曲筆中之夫史十行者。是字句之

凡所盡心。略如前款。間嘗總諸科別。而權之理。不言而同。然唯去非以趨於是。言愜心者。貴當必無憾。然後即安。是書也。謂劉氏史通可謂浦氏家言。亦可已。已孟陳親賢堂。

編次總目附

史通通釋序

別本史通序三首

史通通釋舉例科別

史通通釋舉要

劉氏原序

正書目錄

史通內篇通釋十卷

史通外篇通釋十卷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增注

書本傳後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四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